

我告诉文涛,我是真的暗恋他



沈星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明星传记

文涛的人生感悟 千奇百怪

每次看到文涛,我都仔细观察,这多年来,他真的一点儿变化没有,当然,我主要说的是外在,内在就算翻天覆地,除去他自己,旁人也是不知的。

我们最长时间的一次相处,是在奥运期间,他在香港替我们录制《奥运大风暴》节目。他说这叫“避运”到香港。可怜的他,“避运”期间要比人家产子还要辛苦许多,满档节目目录夜录,很快,他就病了,重感冒。

下午节目组开会,他还支撑撑着,病病怏怏,我赶紧起身倒杯热水给他,他说:“想喝凉的。”我又赶快跑去自动贩卖机,买冰冻可乐送到他手上,他接过可乐,感激地看我,“谢谢你啊,”他说,然后又有气无力的样子,靠在椅子上,幽怨的口气,“唉,千万不能对我这么好。”

“怎么办呢?”我奇怪。他气若游丝地又叹了一口气,“不管是谁,只要对我好一点,我就会想到别处,然后再发现,是个误会。”我笑得口水喷出来,“没事没事,不是误会,我是真正暗恋你。”我说。这回文涛没忍住,大笑。

我俩一起去西安出差做节目,摇滚音乐会。盛夏,在华山脚下,街边排档,吃羊肉串,喝啤酒,十分豪爽。文涛向我描绘他的理想居所,是在北京郊区,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,自己圈一块地,起一座楼。

“可是,优美的郊区早已被地产开发商占有了啊。”我说。东边顺义的有×××,西边香山的有×××,北边小汤山的有×××,我把著名的别墅

楼盘数给他听,“南边你肯定是不去的喽。”

“这根本不是问题,文涛说,北京那么大,大不了找个极偏僻的地方呗。”极偏僻?这不是给朋友找麻烦么,去找他玩耍,转得七荤八素还找不到地方。当然,我还是很有耐心和兴趣听他往下说。

“起一座屋子,格局自己设计,楼上楼下,冬暖夏凉,前院后院,绿树成阴,要不全是平层,设计有好几进的那种!”文涛陷入思索,听他形容,像是一出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

“要不要再娶上几房媳妇帮你照看着,从此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?”我帮他想。他坏笑着看我说:“我可不是这个意思,你别把我往沟里带,没那个能耐啊。”

“那你是啥意思呢?”“我啊,看了许多房子,都不中意,要不就太贵,除去自己设计也想不出别的方法;还有,就是想自己一个人呆着,过一种清闲自在不被打扰的日子。”文涛的脸上,浮现虚幻微笑,一副悠然出世状。

我还是不可置信,他说,我都打听好了,十分合算,盖一座房子需花费若干,他开始滔滔不绝,细节小如砖瓦水泥,请几个工人都清清楚楚。这样一来我开始承认,他讲得有点道理。甚至开始怀疑,文涛说的这所房子,说不定已经在哪儿悄声地开始盖上了呢。我说:“喂,老兄,好事不能独享,你介不介意多个邻居啊?不如我在你家旁边也买块地,平时绝不打扰,偶尔做点好吃的分你点,你看如何?”文涛两眼放光,“好啊。”他说。

既然自己也要住在郊区,

就要开始关心一些具体的问题,比如那里有没有水电?通讯上网的问题好解决么,安全保卫呢?我问文涛。

“和附近的村民搞好关系不就行了。”文涛对我这个问题嗤之以鼻。

最后,大家喝得有点多了,只记得,站起来时文涛信誓旦旦地说,这件事就是我近期最重要的一件事了。我佩服地望着他。之后,再遇见都是在一些匆忙的场合,想问房子,忙着忙着就忘记了。直到文涛8月来香港,距离上次西安之行,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。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:“你搬家了没?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搬家了?”文涛惊讶,接着他说,“我前几天才忙完,就在那儿……”然后他说出了北京四环边一个著名公寓的名字。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“你不是自己盖的房子么?”我问他。

“自己盖?”这回是他张大嘴,摸摸后脑勺才想起来,“哦,你说上回我说那事啊,不可行,”他果断坚决地摆了摆手,“还是住在城里好,方便,你还没说,我那个小区啊,去机场就半小时,去国贸也不堵……”

“女孩不是喜欢我,是喜欢知识”

前些日子,有机会和文道聊很长时间的,大部分的时间是他在讲,我静静地听。他游历广阔,博学,诚恳,真的是一位很棒的人。我们聊到食物、旅行,他最喜欢希腊,还有他曾经为了生命里的女人,承诺不再演奏巴哈。

他到了他的神,那是他的精神家园。他说,他爱神,也

爱女人。但他总有一天会抛下一切,去找他的神。我相信他说的话,是真的,心里有神的人生会比较有意义吧。

第二天,在公司的休息间,我还在专注地想这件事情,也许,我也需要一个自己的神。有神可以依赖的日子,也许一切会变得比较简单,每天也有那么多的事情,拿不定主意的,也许神很轻松地就可以给个答案。但有一点我搞不清楚,这么多的神,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来依赖呢。问路过的同事,在我住的那一区,庙和教堂,离哪个比较近?她很好奇我这样问的原因。我说,我会选比较顺路的那一个去相信,上班路上就可以顺便拜访。当然,我的同事不会回答这样荒谬的问题。她说,关于信仰,最好还是仔细地想一想,再做出决定。

慎重地思考了一下,我决定还是不麻烦神了。至于那些微不足道又琐碎的愿望,自己努力吧,行就行了,不行的话,就让它成为永远都遥不可及的美丽梦想。做了这个决定,我也轻轻松松松了一口气。

不过我偶尔还是会想,神住在什么地方?他是不是很忙碌?要去安慰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的苦楚,会不会很孤独?他有没有不快乐?神自己的愿望,有谁可以给他帮助?

常常讲到文道,希望他不会介意才好。因为我把他当成了“我的朋友”。而且,他又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。更何况,我是打算夸夸他呢。

不过,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,所有夸奖,别人都应该照单全收。至少,在文道这里是例外。常常有些女孩子很喜

欢他,是那种很迷恋的崇拜。我好奇他无动于衷的原因。

“她们并不是因为对的原因喜欢我。”他说。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“她们喜欢我是因为我的知识,我不喜欢这样。”他解释说,“她们其实不是喜欢我,而是喜欢知识。我觉得,我和知识之间的事情,与别人无关。”

这话有点没道理,奇怪的是,这样没道理的话,由他说出来,我居然也觉得合情理。他果真是很有才华,侃侃而谈的时候,很吸引人。在一般情况下,男人如果觉察到自己有才华,并且还讲出来,都是要被减分的。但是,我却觉得,幸亏他没讲什么“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才华”之类虚伪的话。他如果那样讲,对其他人来说,不但一点也没有安慰,反而很打击呢。不过,他在说到自己有知识的时候,并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。我开始有一点同意他的理论。

我还发现,他除了拥有知识之外,的确还有其他很值得注意,很吸引女人的特质。例如:温和,责任,友善,有趣,有礼。

接着,他说:“又比如,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美,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因为就此,她会被贴上美丽这个标签,除了外表之外,人们不会注意到别的。”

“可是,美丽又不会永久,过几年,青春消逝,大家自然就会有时间,慢慢去发现她拥有其他的美好品质。”我不以为然地反驳。

“其他?”他嘲弄地看着我,用那种有一点残忍的口气说,“待到青春消逝的时候,大家只会注意到,她已经不再美丽。”

告别自由和爱情,小样步步荆棘



高璇 任宝茹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热门影视

方宇追着小样来到宁夏

方宇冲她背影嘶喊:“小样!我爱你!”这是她期待已久、求之不得的迟到表白,是他惜字如金、挖心掏肝的追加倾诉,再弥足珍贵,也改变了它与时间和地点的错位。小样头也不回:“我不要了。”

距离北京最近的第一个停靠站,方宇被驱逐下车,像烈士一样矗立在空旷的平台上,丰碑一般,无人理睬。平庸无奇却轰轰烈烈、鸡零狗碎却撕心裂肺的爱情落幕。

郁欢生命终于山穷水尽,似是而非的“活”宣告结束,对她、对周晋,悲哀抑或解脱,没人能回答。周晋甚至不敢确定10年前发生的一切会不会随她从此永诀,他只能告诉自己和青楚,让我们开始新生活吧。共进晚餐早已是青楚和周晋约谈会的常规内容,这一天,晚餐谈话却不常规。周晋向青楚求婚,但青楚拒绝了,她想先享受一下单身世界。

自由究竟有多昂贵,失去的人才会有最真切的体会。回到银川的钱小样彻底告别自由、爱情以及从前许多变幻莫测的梦想。生活被貌似充实的内容填满,每天做家务、照顾父亲、推他去医院、配合医生帮他做康复,小样心甘情愿、毫无怨言忙碌着,日复一日,像鞭子不停抽打的陀螺,只不过,这鞭子是从她自己心里抽出来的。

艰辛的路步步荆棘,每脚踩下去都是刺。首先在每月医生测量患者双腿、腰部围度的例检项目中,钱进来发现自己围度缩小,这是肌肉萎缩的征兆。其次是投入,当康复效果不佳,投入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,

特别无望。交一万不够做两月康复,在医院,钱不是钱,是水。

随即小样发现钱进来出现“心理问题”。这天她发现钱进来在看电影频道放的一部外国电影,屏幕里赫然一个高位截瘫的外国男人,和屏幕外的她爸,里应外合。小样怕钱进来触景生情,赶紧换台:“看点欢快的。”引发钱进来巨大不满:“正上瘾呢,赶紧换回来!你也坐下看看,主题深刻,西班牙电影,《深海长眠》。”

这么发展下去非抑郁不可。钱小样悲从中来,她终于承认过去坐井观天的气吞山河多么幼稚,终于承认在坚壁般的现实和山峦般的困难面前,生命渺如微尘,力量螳臂当车。她立足天台边缘,注视脚下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,突然被人从身后死死抱住,往后拖去!无论何时何种处境,小样都是“生命多美好”的坚决捍卫者,魂飞天外,依然拳打脚踢。当歹徒综合素质不高,业余刀马旦的三脚猫功夫足以翻盘,对方在小样张牙舞爪、殊死抵抗下迅速落败,束手就擒。这时她才顾不上看他的脸,怪不得路数熟悉,原来贴身肉搏过几场,老对手——方宇!“样儿,是我!”

“谁让你来的?说过不搭理你,走!”小样连滚带爬起身,跑出一段戛然而止,折回天外,一头扎进方宇怀里,号啕大哭:“你来干什么?我想死你了!你怎么才来?”方宇满眼全是泪,两人的较量,他总算赢了一局。听了小样讲述,方宇倍感忧虑:“这样下去,我担心你也离抑郁不远了。样儿,要不还是带你回北京去治吧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?可当初回宁夏治就为省钱,要去北京,我家

上哪弄几十万?”钱,确实是当今社会最沉的话题,提钱英雄都气短,别说狗熊了。方宇却硬是一口气顶在脑门上:“小样,你真想带你爸回北京,就带他走!我们年轻,只要努力,一切皆有可能!咱在北京安家,我妈照顾你爸,咱俩出去打工,我有一份稳定工作,还能挣外快,把业余时间全用上,你再找个工作,咱俩抡圆了干,每月合力挣它一万,你爸康复费用不就出来了吗?”

方宇的话振聋发聩,小样的心死灰复燃、蠢蠢欲动,北京,因为方宇锲而不舍,并非那么遥不可及。可刚萌芽的想法才冒头就被否决,小样恢复理智,人的想法无济于事,必须从现实,在哪儿治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走什么路由现实拍板,何况,她也不忍让方宇跟自己陷入深渊。

小样踏上返京旅程

在小样绝情驱赶下,方宇走了,但沉默离开不代表放弃翻盘,他计划把生米做成熟饭。回到北京,方宇呕心沥血的工作态度,以及疯狂包揽的工作量,把挣钱变成抢钱,让车行老板发现进一步挖掘他身上潜力的可能性。

“方宇,被钱逼死不值,你到底需要多少?”

“至少20万。”

“要不先从我这借20万?回头帮我干点私活儿,慢慢还。”方宇用沦为长期包身工的代价换到20万现金,没条件的条件、没机会的机会,被他创造出来!

房门打开,不速之客让钱家一片寂静,他一步跨进门,将不速进行到底,连小样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:“阿姨,不管你多么恨我,现在最重要

的是要让叔叔得到更好治疗,回京康复是最佳选择。”

存折一出,无不震惊。杨杉:“回不回京,选择在哪治,是我家自己的事,跟你没关系。你要真像自己说的懂道理、负责任,就留钱走人,以后别来找小样。”

杨杉是老到的棋手,狠将一军,就把方宇将到死角。但她错会了他,方宇对此行超然事外,只留下存折,其他什么也没想带走,他以最轻松的脚步、最决绝的背影,掉头而去。杨杉没想到自己一步狠棋,将住的是自个儿。

钱进来充当解铃人:“有个秘密我没敢告诉你,记得桑竺资料,还有豆汁吗?都是方宇给我弄的,是他把我从绝望情绪中捞出来,这孩子挺让我感动。可我不想拖累他们,不管他俩好不好,咱闺女肯定都得玩命帮方宇一起还债,咱把这20万一拿,两个孩子就得变成我两条腿的奴隶。我做不到给他们添砖加瓦,但至少可以不当他们累赘,媳妇,咱能不能不要这20万?”这回杨杉被钱进来统一了:“退回去!”

存折被退回,对方宇而言才是满盘皆输:“这算什么?我努力想为自己的错负责,可他们连机会都不给我。钱小样你给我听好了,让你爸站起来不光是你的理想,也是我的,咱俩必须劲儿往一处使,尽快想办法带他去北京。”

“你个大傻帽!明明是只蜗牛,非抢乌龟壳背上,也不怕超重把你压死!”

他们的爱情劫后余生,回来了。小样盟军集结完毕,最近每次敲门,杨杉对门外各种未知有所准备,但当这回站着青楚、周晋、高齐组合时,也始料未及:

“你们仨怎么来了?”小样从孤独无助、挫折无力的深渊一跃而出,她被姐妹、朋友搭救上来,生命依然渺如微尘,但依靠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标记,她就能找到自己渺小但清晰的坐标。

青楚:“小姨,我们来接小姨夫去北京治疗,你们一家三口都得去。”

杨杉:“我们打算去北京,你姨父决定不走了,小样你收拾东西跟他们走吧。”

青楚:“高医生,给你30分钟说服病人。周晋,到时候他们再不走咱们就抢人!小样,咱俩收拾行李!”

一扫请客吃饭的温文尔雅,改为秋风扫落叶,什么事情都好办。

高齐上阵,春风化雨:“叔叔、阿姨,你们是一对伟大的父母,为不拖累小样,宁肯放弃站起来希望,阿姨不接受方宇的20万,其实是不想让他们为你背上负担。你们也是一对自私的父母,只想到不增加孩子经济负担,有没有想到她的精神和心理方面?小样、方宇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,只有叔叔康复才能减轻他们负担,背着巨大内疚能轻松奔自己前程吗?最后给你们一次选择机会,主动跟我们走?还是被我们抢走?”

杨杉,钱进来不说话,表情已经妥协,青楚拍板:“开路!”汽车在过街天桥下面穿行而过,小样抬头仰望,她知道视线终点一定能找到方宇,果然,方宇就站在天桥上。两人目光穿越飞驰的车速、遥远的距离、污浊的空气,以502胶的粘合度粘连在一起,拉不开,扯不断,从此一体!

钱家怀着欣慰,被绑架上返京旅程。北京,钱小样去了又回,失而复得。